東文選

七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72）
函號 116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東文選卷之七十二

記

記碁　　李穡

先正於他藝一不留意獨於碁粗得其妙而當世之能者或見推焉然家不留其具也予始孤自都下還鬱邑廢業既練整書秩因得碁子視之其一海介質白文黃其一石而玉潤且黑磨礲精巧團團如星可謂儒有席上珍矣然其子僅二百以波淘石充之始足一日孫君見訪曰此吾得之釋戒弘者令先大夫綠侍之日吾兒起所進者也因取

而枚數之曰始者三百六十裕如也今存者何其若是之少乎余觀其意似不能不慨然於其懷予乃紬繹而思之雖叢爾小物亦必有數存乎其間君子不可不知也泝流而求之自弘而上成之者誰歟傳之者又誰歟自弘而孫自孫而李其亡失者已半之半不知過此以往傳之何人乎漸以散逸而頓失於何人之手乎抑不知吾儒者用之乎或爲膏粱豪俠之所戲謔者乎慨念古今細思物理能不潸然乎圓動方静之機羸形猛勢之論不暇及也謹記之曰白子百四十黑子百單九因書二通一以與孫君使知其碁之所寓一以自藏志其碁之所自來且冀其無或失墜云

此君樓記

予家鎭江上距聖興山僅一舍嘗往來山中謁普光長老南山公至則每以樓記爲請曰先大夫綵侍之日嘗求一言爲斯樓榮而公亦欣然許之世故遷延公竟仙去慨斯樓之不幸者久矣然則記吾樓者先志也子義不可辭予方讀禮靡遑也今年服闋出游塲屋既歸又造其廬則又語曰自吾樓成年已一紀餘矣今陟降于斯樓者儒幾耶釋

幾耶而今壁上無一字豈待子壯元耶且山中之景不一而樓之勝於竹乎在焉吾故以此君名之知此君者盖鮮吾獨有望於子焉余於此君盖嘗内交矣公雖不之命猶張之况如是屢哉雖然予晩生也何敢有所説哉似賢之説樂天記之詳丈夫之論牧之賦之備禹偁盡宜物之狀寛夫立邪正之分與可得其情而副之墨子瞻明於理而著之文至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又皆藉君而有名者也其餘騷人墨客雄文傑句所以羽翼乎此君者不知其幾也余雖欲出意以言乎貞必苦節則必失之固而見誚於蕭散之華以言乎送月來風則必失之淺而取笑於篤厚之人又安得駕空之説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記不作可也雖然吾獨羨夫名禪老師定罷齋餘怡神放慮相與徜徉乎斯樓之上有翛翛然自竹林來靜縛客塵渙然冰釋必有破空寂於聲聞化清涼於熱惱者矣此君之助不既多乎予於是不可以無言矣南山吾先人晩歳方外之交也人有問公於予者予輒對之曰知此君則知南山矣至正癸巳夏六月有日韓山李記

流沙亭記

流沙禹貢所載聲教所被者也然以名亭則吾莫得而知之矣古之人偏其游燕居息之地固有託之名山水或揭大義大惡寓勸戒意或就其先代鄉里以志不忘本若遼絶之域卑惡之鄉中國人物之所不出舟車之所不至如流沙者人且厭道而羞稱之矧肯大書特書載之戶牖閒哉予知吾兄措意必有出人者矣天下之大聖人之化與之無窮此猶外也人身之小天下之大與之相同此其內也自其外者觀之東極扶桑西極崐崘北不

視其德無異平昔信乎淡然無所累矣余游洛西諸山偶至南長僧窻公一見欣然以所住麟角寺無無堂記爲請具語其所以盖本寺佛殿據高中庭而塔左以廡右以膳堂左近右遠布置不稱是以立無無堂于膳堂之左於是左右相距均矣其爲屋以楹計之爲五者三以間計之爲五者二此公之創立新巧也經始於辛丑之八月訖功於今歲之七月而八月甲子爲叢林法會以落之旣有此屋則膳堂左偏又俠少移之就右則布置制度無可議者然力或莫能繼不能不有望於後之人

此又公之意也余惟公信道篤故譽曰廣爲善勤
故事易就凡所以扶宗樹教者甚多他釋子無敢
望焉矧麟角未有求心之所哉是以時雖多故不
輟工役承上意行清規嘉惠後學惟恐不及公之
用心勤矣敢不敬書以告繼公者哉若其無無之
義居是堂者皆知之玆不論著云至正壬寅記

靈光新樓記

申君子展守靈光袪弊導和政有餘暇顧瞻館宇
樓居尚缺君曰有是哉樓居所以陶堙鬱爽精意
非以觀美於人大有益矧吾守土禮接王人

鞅掌王事而每懷靡及其志固有欲斯須頃之樂
也今尒郡既莫得陶堙鬱況無樓居何以爽精意
哉予惟不得盡事王人之禮是懼惟尒父老尚謀
之於是群趍競勸鳩材庀工旬月之頃奐焉爲一
邑之壯觀申君其能矣余惟靈光之得申君申君
之作新樓不於昔而於今夫豈偶然哉竹翠蓮香
山光海氣映帶遠近水滮滮又鳴其閒凡登是樓
者非獨忘其鞅掌之勞而不滮又何以得至於斯
之幸信乎其境之奇也同年權吉夫以申君之意
求予文爲記予諾之而未暇今之歸覲也徵之急

立爲之書忘其文之拙惟以告其爲王人者焉無徒曰我王人也誰敢侮予無佚遊無縱欲無負守土者之意斯可矣至正乙巳記

風詠亭記

尚牧使金公旣作亭公館東偏致書韓山李穡問名與記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尚之所困我尚祛之子無辭焉予念辛丑冬上南幸明年春幸尚穡時爲承宣朝夕侍從及秋駕移于清信乎當暑而困于熱也其時深恨此邑自新羅爲大府何無亭榭游觀之若是乎至于今盖未之忘焉今閱吾同年朴獻納所録及門人金南遇族人金桂所稱說則是亭也奭然有濯風之想其爲喜幸何如哉夫四時之氣流行天壤間寒暑温涼之異宜人之所以應之者亦各有其道也然松石水泉之與絲竹盃觴之樂有主乎中則所謂寒暑之流行於目前者有不足以動吾之心何也喪心者外物也捨之二者順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歸胷次悠然無一點綴況暑雨祈寒之怨咨有可以浼此哉使仗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旣成之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敢請名以風

詠若夫工役之本末常事也然又有可書者四焉公以今歲孟夏視事卽欲修葺館宇之頹圮者忽暴風作大木斯拔良材山積此其一也部分群吏身自督役不煩一民衆工効力旣修公館而及亭榭此其二也初度風詠華糞壤審面勢旣仞旣闢宛然舊址蓋其指畫深契昔人而制作之妙則又過之此其三也莅政以還恩威並著事輯民和聲績異等功役之微亦有次序此其四也至於繞垣爲圃引水爲池以種以樹顧瞻敞豁衆峯拱衛斯亭之羽翼也畧之可也後之風於斯詠於斯以得

夫吾與點也之大意者其何以報吾金公哉併以告之金公名南得庚辰進士出入中外有重名予愛敬之故不辭而爲之記己酉十二月日

眞宗寺記

至正丙午夏五月侍中柳公所營眞宗寺功告畢邀韻釋卅三人講其所謂華嚴法者以落其成衣鉢供具悉新悉贍上聞之降香幣以賁其會公卿搢紳奔走讃歎坐無虛席者十日予始得而寓目焉榱題梲桷藻繪丹碧不壯不庳不侈不陋像設纓蓋之飾華燈音樂之奉粲然而完僧寮客位儼

翼周衛以至庫廚之所日用所宜者莫不精備考
其肇功則在甲辰夏孟其夫日役五百餘指其屋
閒計六十有奇費不官削役罔厲民是何成之疾
也公謂予曰吾志也子知之盍記諸予惟公祖英
宻公有重名至元閒其後相徳陵又相毅陵身都
上相十三年盖甞重營是寺而其葬在西岡子孫
歳時展省而寺久將圮公慨然惟念不肖孫得以
繼跡先祖實由先祖劬營昉美以覆我子孫子孫
之列吾最長不克繼述罰其可辭矧玆寺在吾塋
域之中盍一撤而新之且堂之以妥我英宻公之

畫像以祀以報俾學佛者祝釐之餘呼無量光以
資冥福乎此眞宗寺之所以興復而侍中公平昔
之志也侍中公一守家法既以豐名鉅量爲朝徳
首故其克復京城定難興王禦侮北鄙也談咲從
容廟堂之上易國家岌岌者爲泰山之重蓋其一
發言一舉事無一不式乎先祖玆寺之細曷足道
耶然於是寺之興又足以見公篤孝之端矣孝蓋
理本撫下仁事上忠皆於是乎出則爲是寺以繼
先志以報上恩其道固當然矣豈與夫眩禍福之
説假祝釐之名極侈與麗傷財病民者比哉雖然

世之所謂豪傑者率此之趨而不吾顧吾道也不絶如綫將咎誰哉寺之興廢本末有舊籍在玆不論著云

勝蓮寺記

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屠氏屋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絶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爲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住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其本末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往游掛名其間固有所願雲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爲敘之寺距府理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刱於何代

弘慧國師諱中亘者自内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能也旣没大禪師拙菴諱衍昷者爲曹溪之老弘慧之徒所推讓合辭立卷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即審工度財其募合衆緣則有宗閑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丑之春佛殿僧廡膳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廚之所以間計之合一百一十一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不完此皆由拙菴囊鉢之儲宗閑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居之殿中央拙菴之所獨辦而印大藏經厝之殿左右郡人之所同

施也捨奴婢若干口即拙菴所得於父母者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爲甥於法爲嗣付以寺事外垣尚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後其居又謀所以傳之後者蓋其常也今夫金剛勝蓮其名義何重何輕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示自我始也自我爲一代再傳而爲二代以至百千代可無替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於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謂無慊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乎否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

雖然自今以往更歷百千代勝蓮之境無使荊棘生焉則足矣族乎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拙菴姓柳氏文正公璥之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弟判密直司事李公尊庇之外孫叅學首四選赴試中甲科歷住名山道譽藹然雲師柳氏之甥學遂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青出於藍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日記

西京風月樓記

上之十九年秋七月以開城尹林公長萬夫于安州未踰時軍政具舉其冬十又一月移尹西京巡

問其道御兵撫民威惠益著明年二月進拜密直副使蓋褒之也化既大行人樂爲用迺以五月初吉卜地于迎仙店之舊基作樓五楹塗塈丹雘五閱月而告成望之翼如也東南衆山如在席下而江水亘其前鑿池左右種之美蕖臨覽之勝與浮碧相爲甲乙而華麗則過之既得上黨承旨韓公孟雲大書風月樓三字以揭之而徵記於韓山李穡且曰予之靳吾記以吾莫能名吾樓也今吾之托與也不淺予能衍其義乎余曰公之高識洪量蓋一世而有餘且其名樓之若是也風來而無方

月行而無迹浩乎莫知其涯涘也雖道之在大虛本無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氣爲然是以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散而爲風雨霜露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江河秩然而爲君臣父子之倫粲然而爲禮樂刑政之具其於世道也清明而爲理穢濁而爲亂皆氣之所形也天人無閒感應不忒故彝倫叙而政教明則日月順軌風雨以時而景星慶雲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倫斁而政教廢則日月告凶風雨爲災而彗孛飛流山崩水渴之變作焉然則理亂之機審之人事而可見理亂之象求之風月

而足矣今中原甫定四方無虞所謂理世也我國家及閑暇修政刑民物阜康江山淸麗無適而非吟風弄月之地況西京爲國根柢控制西北人士樂業有箕子之遺風焉而斯樓也又據一府之勝賓客之至一獻百拜投壺雅歌風來而體爽月出而神淸荷香左右情境悠然豈不樂哉其爲此大平之人也雖然鷁退聖人筆之牛喘史氏書之所以警夫世者至矣此又公之所以寓微意者歟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不可以語此不然流連光景害義傷教君子所羞道也後之來者尚愼之哉

南原府新置濟用財記

上之八年春出諫官益齋侍中之孫知南原府未朞政聲最東南守令之上予久欲書之付循吏傳國子學諭楊君以時南原人也愿而慤言且信一日來語予曰吾侯之政入人深矣不刻之金石亦不泯滅惟所置濟用財恐易以致壞苟不使後之人知懼知戒不可保其永永無弊願先生賜之言予於益齋先生世受厚恩固喜其有孫之賢又嘗同寮諫垣相知益深故忻然從楊君究其事楊君之言曰每使者索賦急吾支縣不及辦稱貸而益

之由是或破産吾侯知其然則曰虐民有尚此哉會徵逋稅得布若干啓按廉使使嘉之出布以助爭奴婢訟于官受直者入布口一匹吾侯善決斷所入尤多總得布六百五十疋擇鄕校三班各一人使典之支縣之急四人者白府官出子之不取息戒府吏無敢他用著爲求式吾府雖在山中賓客絡繹歛以委積民甚苦之吾侯知其然則又曰虛民復尚此哉又以置財意啓按廉使得布糴米若干舊有屯田悠吏爲奸吾侯躬親其勞吏不敢罔總得米爲石二百豆菽爲石百五十立法散歛

存本用息度新埜之田可收七十二石者以供委積至於什用理具既備既完合而名之曰濟用財於是編氓無橫歛支縣守常賦利興害祛民樂其生可無論載歟予曰仁哉然於李侯之政此其米盐也予不屑焉李侯以仁厚培其本剛明濟其用化一邑宜不下潁川蜀郡其可書者不止於此然此一事亦足見用心之勤矣未知南原之人能不負李侯也哉予其爲我諭子之邑人無高談異論直舉目前事明之病者効於醫飢者得食以活其有不報者耶民汝之心也縣汝之支也有縣焉有

民焉乃能有汝府也昔也心與支交困甚於飢且病今也李侯旣醫之旣食之而不知報汝尚人耶報之當如何無壞其法焉無墜其志焉斯可矣揚君再拜曰敬受教李侯名實林乙未及第秉志忠謇有古爭臣之風其理郡亦多本於此云至正己亥秋八月記

南谷記

龍駒之東有南谷吾同年李先生居之或問先生隱乎予曰非隱也曰仕乎曰非仕也或者疑之甚又問非仕非隱則何居予曰吾聞隱者不獨隱其身又必名之隱不獨隱其名又必心之隱此無他畏人知而不使人知也仕者則反是身必立朝廷之上而軒裳圭組以華之名必聞海宇之內而文章道德以實之則其心之所存形于政事被于歌詩而灼于四方矣心可隱乎哉予以是知南谷非隱之地也今先生居南谷有田有廬冠婚賓祭之取足無心於勢利也久矣然非以隱自居也故歲至京都訪舊故縱飮談笑往來途中羸僮瘦馬竪鞭吟詩而白鬚如雪紅頰浮光使善畫者傳其神未必讓三峯蓮葉圖矣南谷山可採水可釣足以無

求於世而自足也而山明水綠境幽人寂舉目悠然雖曰神游八極之表亦不爲過矣宜先生有以自樂於是也予之衰病久矣每欲歸去來而未果也有田而近於海有廬而薄於田思得兩全而終吾身予之望也而豈可易而致之哉先生之爲正言也僕忝諫大夫同言事忤宰相諸公皆外遷獨穡也叨蒙異擢至今令人愧赧先生屢斥屢起位纔至三品然遺愛存於民心華聞孚於物望家之李氏罕有儷美焉是必鳴騶入南谷矣異日立大策決大議上贊南面之化如諸葛公起於南陽可必也抑未可必也皆天也先生名釋之先稼亭公門生及弟也嘗與予同中辛巳進士科云丁巳臘八日記

遁村記

廣李氏旣取孟子集義之集爲名而取浩然之氣爲字星山李子安說其義予又題辭其後以與之浩然曰吾名吾字旣受教矣吾之遁于荒野以避鷲城之黨之禍艱辛之狀雖鷙忍者聞之不能不動乎色雖然吾之所以得至今日遁之力也夫叔向勝敵以名其子盖喜之也子身之分也猶且名

之以忘其喜況吾一身乎今吾旣皆更之則我之
冉初也遁之德于我也將終吾身而不可忘焉者
故名吾所居曰遁村所以德其遁也亦欲寓其出
險不忘險之意以自勉焉盖遁者知言之一也而
義則竊取之如是惟先生哀憐之忘其冉三之瀆
以終惠焉予曰予於鄒國之書誠味而樂之矣其
求觀聖人之道殆庶幾乎予故不徵他書就孟子
以畢其說或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
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訢然樂以
忘天下此雖設辭處之不過如此爾浩然之禍雖

自其身致之親老子幼抱負㩗持晝藏榛莽夜犯
雨露崎嶇山谷之中猶恐追者踵至屛氣縮縮戒
妻子無敢出聲其遁也亦憐矣是宜夢驚而悟愕
也方且揚揚焉內以樂於己外以誇於人浩然信
非尋常人矣其中必有所主而名不虛得矣孟子
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行拂亂
其所爲增益其所不能浩然信乎餓其體膚矣拂
亂其所爲矣則其降大任也又信乎其可必也予
恐浩然之不得終身於遁村也若其江山風物之
勝朝耕夜讀之樂浩然自有地矣故不詳著云耆

龍丁巳九月記

安東藥院記

至正丁未秋九月安東府守臣之命下其使則令
贊成事洪栢亭由宣寧君其判官則前長興府使
鄭袞由監察糾正俱被選朝辭而行用其年冬十
月十日早朝判官先至廳事行禮向闕謝恩庭迎
使使行禮如判官謹甚退受州吏謁禮畢州之父
老相慶得入今無不行矣明年春二月二公曰天
氣發揚生物始矣謷諸月令人事爲重所以備其
扎夭宣流榮衛以保大和醫藥有功焉湯浴有助

焉盍先諸乃相隙地靡得其所法曹衙久廢而遺
基存焉乃立屋而名之曰藥院總於重也東廡三
間所以供湯浴也西廡三間所以供藥餌也中高
堂以壓之所以待王人之至也賓客之東西行者
亦得以備其急而肘後方不足珍矣矧其地最遠
其民最淳和劑澡雪之不盡知也沴氣之所觸而
不幸焉者盖其常也而栢亭公倡之於上鄭判官
和之於下事半功倍安東永有賴焉是不可無記
也語有之不作良相當爲良醫醫之道其亦重哉
今栢亭公用其心當國矣鄭君駸駸向於用湯藥

之效當不止於安東矣嗚呼其需於遠也詎可量哉丁巳十一月日記

漁隱記

康東亭之居川寧也自號漁隱歸而求予記予曰上古聖人觀象制器吾夫子繫易取而陳之網罟畋漁蓋其一也孟子學孔氏其言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蓋天地間生物甚衆取之有其具食之有其時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者聖人之事也當其洪水之災以唐虞君臣之聖娶塗四日呱呱不子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急也甚矣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爲民之害可謂酷矣於是教人鮮食畋漁之具尤其所急矣而人之性日趍於嗜欲而不已於是乎有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之法川澤之間洋洋圉圉於仞而躍至理之象著矣至於學校繼興作成人材必使學者觀乎鳶飛魚躍之間深體化育流行之妙於吾心全體大用之地聖學之功成矣至於盆魚之樂亦有助於後學蓋有物有則無一事而非仁矣東亭好古律己存心愛物其視聚斂掊克之流不啻犬彘汲汲以魚鼈咸若之効自任今之自號蓋自川寧始也

川寧處驪江下流其地宜稼多松樹白蓮精舍在焉金沙莊之八詠足以見風物之美其曰東江釣魚卽漁隱之地也韓文公有詩曰橋夾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頤卧還把漁竿下晩沙文公吾所師也吾老矣如天之福卜隣隙地當與東亭吟哦此詩以終吾年若夫竿也絲也鉤也餌也曲也直也竢與東亭歸而後討論焉於是作漁隱記

寶蓋山地藏寺重修記

釋慈惠始予相遇於座主益齋先生府中長身巨顙貌樸實而出言也直先生甚愛之其所居則寶蓋山地藏寺也先生之易簀也惠又不離側若子弟之於父兄予固知上人出於衆髡遠甚惠嘗以寺事走京師謁公卿間名聞于中宮出錢内帑鑄梵唄之器旣成乞文於臨川危先生紀寺功之本末刻之石舟浮以送之惠則奉香幣馳驛而歸立石于寺之園中大設落成之會其能矣哉歲辛丑兵燹及山中屋宇存者蓋三之一惠迺發憤又欲新之於是元朝皇妃本國禧妃施錢於上下迺鐵原君崔孟孫監丞崔忠輔也政堂李公以祖翁之

愛惠也判事朴侯以外舅之愛惠也遇惠也如先生之平日焉而皆施財以致重營之功之畢歲丙辰四月十五日轉大藏經以落其成惠曰吾今老矣吾於是寺亦曰勤矣不謁于時之喜爲文辭者以紀之則他日讀石記者安知今日之事乎今欲文之于石石不茲土出欲走燕道又不通矣吾身亦衰甚矣將書之版揭之壁間以俟後之同志焉其言悲予不忍辭也迺語曰名山寶刹無處不有必是山之居必是寺之修亦有說乎惠悄然曰師之命也不然信如公言矣嗚呼惠也眞能不負師矣問其師則眞空大老也予甞聞其爲異人也而不識其面常恨之今獲與惠也語豈非吾之幸哉弟子不負師子孫不負祖吾所望也吾所望也敢不具錄以勸來世哉是爲記

香山潤筆菴記

香山在鴨綠水南岸平壤府之北與遼陽爲界山之大莫之與比而長白之所分也地多香木冬青而仙佛舊跡存焉山之名以香

諸佛道場作一　普濟之游陟也盖甞住錫于茲及其示寂也弟子勝智者將奉

舍利以入此山而覺清者亦師之弟子也得舊址而屋之三楹而止功訖矣而邀師之眞壽之堂中以修朝夕之禮釋志先以覺清之言來請予記予曰清之面吾不能記清之言入吾耳者志先之舌也清既請于予予忘之何害清雖未之請有先上人之口馨吾但知普濟耳餘人何與焉是以不復辭普濟之弟子莫可數也而爲普濟奔走於入滅之後銘浮圖記眞堂以謀其不朽者踵相接也從而和之者無尊卑無智愚合而爲一牢不可破是孰使之然哉無亦吠形吠聲其勢之必至歟霜降鍾鳴石投水受感應交際之道有不期然而然者歟普濟之所以致此必有其道矣今夫髡而群游者幾半於國沂而求之數百年之上其道之行也益盛然其辭世而去也如普濟之表表者吾未之多聞也當世之拳拳於普濟者可知已普濟在世則謗者多而及其殁也趨向之又如此嗚呼人之心果誰爲之主乎吾於是告志先以此語且以語清使其歸向之心益切而謀所以傳師之舍利益謹而又謹可也山之勝浮屠者多言之惜乎予之衰也無由而至其中矣併記之

東文選卷之七十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